

梁漱溟信札四通

雷强

1919年1月2日,钱玄同在其日记中写下“接到适之丧母的讣文,自拟新式,省去罪孽深重,亲视含殓,年宾世戚,泣血稽顙等字样”,以上文字怕是暗指一月前梁漱溟所书之讣闻。在此“讣闻”之外,袁同礼藏有梁漱溟亲笔书信四封,皆为1918年至1920年间所书。

1927年5月21日,吴宓在日记中写道:“下午三时,至南河沿欧美同学会,观袁同礼与袁慧熙女士婚礼。甚为铺张热闹,宾客众多,晤城中相识多人。约五时礼毕。”吴、袁二人相识甚早,1917年8月吴宓赴美前即与同在清华学校的袁同礼颇多往来;1920年10月中旬,抵美尚未满一月的袁同礼即前往哈佛大学拜访吴宓,并转交陈宝泉信函;为筹设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,1925年2月5日刚刚抵京的吴宓不顾劳累,连夜拜访袁复礼、袁同礼兄弟,“得悉清华细情”。以上种种往来,足见彼此的情谊,

吴宓记录在日记中记述婚礼之事颇合情理。

1927年7月3日,北京《晨报副刊·星期画报》第九十号则登载了一张此次婚礼新郎、新娘及主宾们的合影照片,并在其旁标注证婚人颜惠庆,介绍人汪大燮、梁漱溟,主婚人王锡炽,奏乐杨仲子、刘天华。可惜,刊行的《颜惠庆日记》未存1927年部分,查阅《胡适日记》《钱玄同日记》等相关史料,对这场盛大的婚礼也没有任何记述。

杨仲子、刘天华为袁慧熙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系学习时的老师,请来奏乐助

兴自然是近水楼台之举;王锡炽早年获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学位,时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,其叔父即王正廷,曾在汪大燮内阁任外交总长,欧美同学会创始人之一;而汪大燮、颜惠庆皆政界要人,在此不表。唯梁漱溟与袁同礼的关系为笔者所好奇,二人年龄相近且均在文化、教育界做事,梁漱溟有此媒妁之举,想来绝非泛泛之交,然而无论是《梁漱溟日记》(2014)还是《梁漱溟往来书信集》(2017)均未存关于袁同礼的只言片语,着实令

(下转6版) ➔



袁同礼
与袁慧熙女
士结婚摄影

◀ (上接4版)

膏珍阶段,制作发行的钱币几乎就是罗马钱币形式的翻版。在这一阶段的王权以借鉴罗马国王的形式来体现,而信仰表达似乎没有顾及到。

很快,从贵霜王威玛·伽德菲赛斯和迦腻色伽一世时期开始,贵霜人在货币设计上进行了非常彻底的改造。钱币正面皆为国王形象,为符合贵霜的自身文化特色,国王被塑造成站立者,身穿长袍,这种站立的形象在中亚地区的其他钱币中并不多见。钱币上的国王头戴高冠,穿着伊朗式长袍,伸手指向身旁象征琐罗亚斯德教信仰的祭火坛。伴随着贵霜王朝的势力扩张和对多种信仰的包容接纳,象征信仰的各种神祇常常出现在贵霜货币的背面。比如威玛·伽德菲赛斯时期,印度教的湿婆与公牛形象被频繁使用,尤其是湿婆神那种曼妙而扭动的身姿,完全不同于钱币正面贵霜王那种略显僵硬而大气的形象。到迦腻色伽一世时期,伊朗文化里的神祇娜娜打着背光与头光又出现于钱币之上。从瓦什色迦时期开始,佛像也频频出现。

为适应自身和他种信仰的多重表达需要,贵霜王朝在钱币上做出了新的设计,在钱币正面,国王身穿民族服饰,与护佑王权的神权象征祭火坛共处于一个画面中。通常这种“共生



图① 木雕龙头装饰家具腿

图② 连体双鸟纹饰木托架

图③ 木雕人兽饰板 均和田博物馆藏

互佑”的概念被分置于钱币正面和背面。而钱币的另一面,则常用来表达其他被包容接纳的信仰,比如希腊神、伊朗神、印度教或者佛教神。

传播

如文献记载,贵霜在其势力最为强盛之时可能越过葱岭,并远达喀什、和田地区。在文物上,我们也确实能够看到一些历史留下的痕迹。

和田博物馆所藏的三件木器,从圆雕、浮雕艺术的角度来看,堪称精美。龙头家具腿的眼睛、嘴巴和耳朵的比例恰当,雕琢细致;木质饰板上的动物浮雕,则是动感十足,牵象者抬起右腿,大象微微拱起背,格里芬向后躬身蹬腿;木托架的结构和伊朗波斯波利斯(Persepolis)遗址上所见石质梁托非常类似。但再仔细观察,不难发现,这些拥有精美的圆雕和浮雕图案的木器,却没有做到简单的刨光和平直的割锯,可以假设:当年木器的拥有者,虽然有着

娴熟的圆雕与浮雕技术和审美眼光,加工石材都没问题,但就木材的加工而言,却缺乏基本的工具。或许这是因为从贵霜东迁而来的匠人,在和田绿洲找不到合适的石材加工,只能将满身技艺倾泻在胡杨木上了。

沟通四方

空间上,贵霜王朝疆域范围大致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、阿富汗、巴基斯坦和印度半

岛北部部分地域。地理原因,不管是东西还是南北方向的古代丝绸之路,恰恰都集中在这片地域内,宛若道路网络中的交通枢纽位置。同样原因,东西南北的各种文明都在这片地域交融,光彩纷呈。时间上,贵霜王朝的时代大致在公元1至4世纪。这一阶段,无论东方的汉王朝,还是西方的罗马,都是文明的发展期。这一阶段里东西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具有非凡的意义。

虽然历史容不得假设,但如果当时的贵霜对自己境内多种文明和文化并非那么开放和包容,而是坚决地抵制和排斥,对丝绸之路带来的文化交流不是帮助推动而是阻碍抵触,那么亚欧大陆上的文明进程会是怎样的面貌?汉唐的文化繁荣局面是否还能存在?所以说,作为国家的贵霜历史也许并不那么显赫,但对人类文明进步来说,贵霜的意义巨大。

“丝绸之路”有关的不仅仅是古代中国,还有如“贵霜”一样重要的许多国家或地区。“丝绸之路”并不仅仅属于中国,它其实是属于整个亚欧大陆的。它是道路网,更是滋养亚欧大陆人类文明成长的血脉。了解和认识这样的“丝绸之路”,对我们将来的新丝绸之路建设有着现实的意义。

(作者为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副研究员)